



我的清华六年

○吴宗济（1934届中文）口述



吴宗济毕业照

2022年6月，由吴宗济先生生前口述，崔枢华记录、撰文，鲁国尧策划、作序的《我的百年人生——吴宗济口述史》在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借此书出版之机，本刊特摘编吴宗济先生在清华六年学习生活的回忆，以志纪念。

吴宗济（1909—2010），国际著名语言学家，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。1909年出生于山东济宁，1934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。1935年考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开始了漫漫“寻音”之路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以古稀之年全身心从事语音学研究，其成果为中国实现“人机对话”，为科大讯飞的诞生提供了语音学乃至语言学的理论基础。

考清华

我1909年出生在清末一个官僚家庭，幼时就读于家中私塾，少时曾在新式学校上海南洋中学读过两年书。1924年15岁时，我回到北京，进了建在平则门（今阜

成门）外的成达学校读二年级。我的一位远方叔公吴鼎昌曾任校长，他给学生训过一次话，鼓励大家努力学习。他说，如果谁三年考试都得全班第一，学校将资助他留洋深造。

我在成达学校读书时非常努力，常常半夜两三点钟就起来背书，不但古文、外语要背，连地理、历史的很多内容也能背下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连续两年我都考了全班第一。可能是太用功了吧，刚上四年级，我就病倒了，得了肺结核，不得不休学，在家养病。后来病大体痊愈后，我在成达又读了差不多一年。毕业了，成绩也出来了，虽然未能保持全班第一，但也很不错。我找到吴鼎昌校长，问他能不能送我去留学，被拒绝了，说你最后一年成绩不合要求。留洋的梦想破灭了，怎么办？成达四年毕业，程度相当于普通中学的高中一年级。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今后的路怎样走？想来想去，对于我来说，路只有一条，即想方设法考大学。一来为自己的前途，二来也是要争口气。

高中一年级的程度，没有条件考大学或专科学校。虽然如此，年轻人对未来还是充满美好憧憬的，对自己的前途也满怀信心。当时向往的学校，是毕业后就业容易、收入稳定的学校。符合理想的学校有三所：一是税务专门学校，毕业后一般可以到海关做事，收入较高；另一个是一位法国神甫办的教会学校；还有就是清华。那时的清华，是出了名的难考。考上这

三所大学中的一所，就是我当时努力的目标。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，首要的任务，就是要让自己具备报考大学的条件。当时的办法是先找一所大学，读它的预科。这样我来到了天津，在南开大学读预科。按规定，两年结业，相当于高中毕业，就具有了报考大学的资格。

在读南开预科期间，我还解决了终身大事，娶了小时候父母给订的娃娃亲——近代著名唯识学家梅光羲的女儿梅静明。婚后不久，听到一个消息：由于战争等原因，一些年轻人虽未能正式获得高中毕业的资格，但已具备了相当的水平，不少学校允许这样的青年人以同等学力资格报考大学。我当时实际上只有相当于高中二年级的程度，但听了这个消息，也非常振奋，决定拼一拼，试一试。

我报名考税专，那所学校对外语要求太高，没有录取；法国神甫办的教会学校虽然报了名，但临时放弃了，没去考；只剩下最难考的清华，也只有全力以赴，准备应考了。我从街上买来清华历年的考题和配套的参考答案，专心致志地复习功课。现在想想，当年的情形还历历在目。新娘子把我关在屋里用功，里里外外的事都是她张罗。就这样，我在求志巷自己的新房里苦读了一个多月。因为确实下了功夫，再加上机缘巧合，居然考上了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。

记得时事考的是孙中山建国大纲三民主义，刚好考前几天我在街上买了把折扇，上面印的就是这个内容。考试的时候虽然检查很严格，但扇子还是允许带的，本来这些内容这几天就经常看，又有扇子带在身边，因此这一门考了满分。无独有偶，国文考试，我用自己感觉有把握的

文言作答，结果刚好碰上阅卷的老师是杨树达先生，杨先生偏爱古文，也给了我满分。那年我的英文考了六七十分，数学平面几何我的基础比较好，解析几何的题碰巧跟历年考题里的一道题相近，也勉强做出来了，分数虽然不大好，但我有国文和时事两个满分垫底，所以还是光荣地被清华录取了。

记得我们那一届（1928年入学）一共录取了90名（实际137名，编者注）同学，我考第19名。

清华学校在1925年开始设立大学部，同年设立了国学研究院，直到1928年才正式称作国立清华大学。正是这一年，我进了清华大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那一届考上清华以后，清华大学才成了既有其实又有其名的大学。

读清华

清华当时是四年制的学校，可我从1928年考入清华，到1934年才毕业，前前后后用了六年时间。一般人在大学只读一个系、一个专业，我却是先学市政工程，后改化学，最后从中文系毕业。其间有一年半的时间，因病休假，又做了些与电影有关的事情。其中有很多曲折，很多往事，常常引起我的回忆。

我读清华期间，因为有庚子赔款的支持，清华比其他大学有钱，学校设备好，教职工的待遇高，所以国民党几个派系的人抢着到清华当校长。有一段时间，校长换得非常频繁，就像走马灯一样。当时学校教授们有个组织，叫“教授评议会”，权力很大，哪位校长如果得不到他们的认可，就待不长。例如吴南轩在清华做校长时，因为任用其亲信担任教务长、秘书

□ 回忆录

长等事，只干了一个多月，就遭遇了“驱吴”风潮，被教授和学生赶走了。又如罗家伦先生，他从1928年起就担任清华校长，在任期间大刀阔斧，有很多大胆的改革，对清华的发展有很大贡献，最后也是被赶走的。那段时间，清华出现了“校长常换、教授不动”的特殊状况。直到梅贻琦先生当校长之后，才稳定下来。

我考入清华那年，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，好像只有五六位，但毕竟开了先河，以后慢慢就多起来了。说起这种情况，当时有一件事，后来常常引起我的回忆，每次想起来，都觉得很好笑。我刚上清华不久，有一次我夫人到学校来找我，不巧，在校园里碰到我们班的几位同学。有同学问我，她是谁？我当时不好意思说自己已经结了婚，仓促之间说是我表妹。本来以为这样就搪塞过去了，不想一位老兄居然看上了她，想要跟她交朋友，求我为他介绍。这虽然是一段笑话，但由此也可以看出，当时在清华校园里，年轻的女性是不常见到的。

刚入清华时，我读的是市政工程系，系主任是施嘉炆先生。我们学的专业，主要是为了适应城市的市政建设，设计下水道等地下管线。学习使用的平板仪之类的仪器是一种既能测定地面点的平面位置，同时又能测定点间高差的仪器；有时还要下车间，第一学期学木工，第二学期学金工。

但是我在这个系只读了一年，就出了问题：清华的市政工程系不办了。学生怎么办？学校给了我们两个选择：一个是继续学习市政工程专业，但需要转学到交通大学，当时称作“铁道部交通大学”，本部在上海；一个是留在清华，但要转系。因父亲不愿我离开北京，我只好留在清

华，而改读化学系。

化学系的系主任是张子高先生。张先生是庚款留美的学生，学成之后回到国内。张先生是湖北人，讲课时开口总喜欢说：“这个时候的时候。”拿这句话当开场白，惹得同学们也在背后学他说话。记得有一次做实验，在煤气灯上烤试管，一位男同学操作不当，试管的塞子喷出来，从对面一位女同学耳边擦过。张先生见状说：“这个时候的时候，你怎么把个小姑娘这样搞？万一伤到了，让她以后怎么嫁人哟！”跟张先生相对的是数学系的罗邦杰先生，罗先生常常是一个人在黑板上哗哗地写公式，写完之后解释，每说完一句话总要不由自主地说：“这个……公式，奇，奇，奇！”他们二位，一位开场白有特点，一位结束语有特点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我在化学系读了整整一年，刚觉得学出点滋味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。1930年夏天，我又一次生了肺病。实在坚持不下去了，只好请求休学。按照当时清华的规定，学生就读期间，允许请假两年，假满之前，如愿意回来读书，可以请求复学，可以接着读原来的专业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转读别的系。这样我就向学校请了两年假。

病休期间初涉电影

1930年夏天，我因为肺病休学在家。经过一段休养后，身体渐有起色。利用病休这段时间，我尝试着做了些与早期电影有关的事情。当时，中国的电影事业才刚刚起步。那时北京有个很有名的真光电影院，专放外国片子，原片上没有声音，另外有一套磁带跟着放音，不对口型。这就

是所谓的配音电影。

那时我认识一位先生，名叫朱石麟。他是搞电影的，也做编剧和翻译。真光影院放映的电影中，剧情介绍有不少都是他翻译的。他编了个剧本，叫《故都春梦》，在真光电影院演的，结果一炮打响，一时好评如潮。这部影片奠定了他在影业界的地位。我从小喜欢照相，对电影也有兴趣，因此当朱石麟找到我、劝我也搞电影时，我立刻同意，还说服了父亲拿出5000块钱以我的名义投资，让我以创办人之一的资格进了当时刚成立的大公司“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”。

加入联华之后，联华派我先到黎民伟的上海民新影片公司，实习与电影制作有关的事情。我到上海后，就在那里跟着他们学做电影摄影、灯光、剪接之类的事情。民新有颇具规模的车间，设备也很不错。我就此正式涉足影业，那一年是1930年。这时，中国开始有了片子上有声音的电影，电影技术有了长足进步。那个时期，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明星，如联华的台柱子阮玲玉和金焰，明星影片公司的女明星胡蝶等，还有黎锦晖带领的明月歌舞团。

我在上海实习了一年就回到了北京，和其他人一起筹划成立了第五分厂。当时它只是个空架子，但是即便如此，也要拍片子。1931年夏天，这个厂开拍了一部电影，叫《故宫新怨》，是朱石麟编剧。影片以颐和园为背景，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。找了个民营的摄影师，这个人过去是拍新闻片子的，水平不是很高。为了拍片子，我们在北京办了一个培养电影人员的训练班，名称好像叫“演员养成所”。借用颐和园里的一处地方，招收年轻学生，

培养他们做演员或做其他技术工作。我那个班上招了三十来个学生，什么都教，有教导演的、教音乐的、教戏剧的，等等。专门有位话剧导演教导演课，我负责搞厂里内勤。拍《故宫新怨》的演员就是从训练班里选拔的。班里有个女学生，当时名叫杨君丽，就是后来的著名演员白杨。

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，《故宫新怨》拍出来了，在真光影院上映，也很热闹了一阵子。但因为联华经营不善，到了冬天，第五厂得不到后续资本的支持，终于垮台了。这个制片厂经营了一年，昙花一现，厂子倒闭了，训练班不得不解散，我家投资的5000块钱也就打了水漂。一年多下来，铩羽而归，我只好回清华想办法完成学业，毕业后另谋出路。

重回清华

1932年春天，我提前结束休假，回到清华。这一段时间做的事情，主要是电影制作方面的事，几乎与化学没有什么关系，到决定复读时，大学化学课的知识全都丢了。因此重回清华后，根据当时的情况，我选读了中文系，念二年级下。

这次重回清华，除了不得不改变专业之外，家里的情况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。由于我休学期间做的事让家里损失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，复读之后的伙食费、学费等开销，父亲不主动给，我也不好意思要，一时让我感觉压力很大。幸好我夫人全力支持，拿出了她自己压箱底儿的钱，大概有三百多块吧，帮助我完成了学业。什么是“患难夫妻”，当时觉得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，待到几十年过下来以后，才知道当时遇到的那点困难，真算不了什么。

当时的清华中文系，可谓名流云集，

□ 回忆录

如朱自清、刘文典、俞平伯、杨树达、刘盼遂、王力等先生，都是中文系很有名的教授。四大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先生这段时间也在中文系任教，但不记得有没有听过他的课。刘文典先生与刘盼遂先生合称“二刘”。刘文典先生号叔雅，专门为我们讲《庄子》。他爱吸烟，身着布袍，口不离烟袋，讲起课来眉飞色舞，旁若无人。他讲课不看讲义，古书都背得滚瓜烂熟；也不看学生，自己表演。刘盼遂先生好像比刘文典先生还随便，他为我们讲诸子什么的。他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，也跟黄季刚先生学过。王国维先生《人间词话》里关于成大事业、做大学问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的说法，是刘先生介绍给我们的。在清华读书期间，感觉王国维先生的流风遗韵一直没有消失过。闻一多先生给我们讲《离骚》，对《离骚》有很深的研究，没人讲得不过他。闻先生和俞平伯先生都习惯穿袍子，这与西洋文学系的王文显先生形成鲜明对比，他们两位是绝对的“土”，而王先生是绝对的“洋”。俞平伯先生讲课很有意思，他讲课时，眼睛

总是半闭着的，从来不看学生，看似自说自话，但讲到他高兴的时候，甚至大呼小叫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。俞先生负责给我们讲词，诗则是朱自清先生为我们讲授的。朱先生有几篇很有名的散文，像《荷塘月色》《背影》等，在同学中影响很大，但其实朱先生是教古典文学的教授，写白话散文只是他的个人爱好。还有一位先生叫吴其昌，给我们讲《昭明文选》，讲得非常好。听他的课，就像听故事一样。他对《文选》非常熟，全部能背，不用拿书。印象中他也是王国维先生的学生。我刚到中文系的时候，系主任是杨振声先生。大概一年后，杨先生走了，系主任的工作由朱自清先生接任。

在清华读书时，有时学校也会请外校有专长的名教授来校授课。我在中文系读四年级时，有幸听过当时在北大任教的罗常培先生的音韵学课。罗先生开的课是“中国音韵沿革”。最初选听罗先生的课时，我对音韵学毫无了解，甚至可以说完全是出于误会：我因为喜欢写写旧体诗，以为音韵是讲授旧诗创作的，才选了这门课。待到听下来之后，才发现这门课虽然与诗歌写作没什么关系，但见真功夫，很有用，很值得学。罗先生对旧音韵学全凭口耳相传的教学方法所做的批评，令我受益终生。他说，音韵学必须用“实验以补听官之缺”。这是我后来从事实验语音学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，是我的座右铭。20世纪50年代，我离开科研队伍已经十多年，罗常培师几次托人找我，让我归队，才有了我后来的一点成绩，才有了我的今天。当然，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我从小在家里家教很严，到清华



吴宗济（左1）和他的老师赵元任（右2）及师兄弟杨时逢、董同龢、丁声树（从左至右）（1938年夏摄）

后，一下子放开了，学业没有人督促了，做事没有那么多约束了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发展。

首先是可以自由阅读。清华的图书馆很漂亮，藏书颇为丰富。这里是我最常去的地方。我初入学时，新馆还没盖。记得这座图书馆有三层，去看书时，只要在外面签了名，就可以进入书库。在书库里可以自由阅读，看完后，自己把书放回原处就可以了，不用办任何手续。图书馆专门有一层存放古籍，有很多善本书，有些甚至是孤本。这些书只要办个手续，都可以借出。我当时最喜欢看的是小说、游记、画册、国外大学介绍之类的书籍。总之，三教九流，一时对什么书感兴趣就看什么书。泡图书馆花的时间多了，有时耽误了课业，影响了成绩，看起来损失不小，但开阔了眼界，增长了知识，收获还是主要的。

在课堂上听诸位老先生的课，课下又有丰富的图书资源可供利用，在此基础上，我完成了毕业论文《唐曲江考》。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阐述了盛唐时期曲江的繁华，考据出不少东西，就是今天回过头来看，也还算是一篇比较像样的论文吧！

除了写论文之外，我有时也写写诗。古人说诗言志，我有时触景生情，心有所感，也喜欢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情怀。这个习惯陪伴了我一生，直到现在，兴致来了，还想用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心情。我不是个高产的诗歌作者，平生写的诗都凑在一起，大约也就是几十首吧。可惜年轻时的习作都随手丢弃了。前些时候有人来看我，居然翻出我在《清华周刊》上发表过的一首诗，我自己早都把它忘掉了。这

首诗的题目是《子夜歌》，发表的时间是1934年。那时的我也就二十多岁，按我的年龄，可以说是少作吧。现在看这首诗，还觉得很亲切。和后来写的东西相比，个别地方还不够规整，但话说回来，那时写的东西现在写不出来。现在的东西可能沉着些，但已没有了那种灵气。

再说一说清华的文体活动和其他课余活动。清华的体育运动开展得非常好。那时教我们体育的是马约翰先生，他是福建人，说话有明显的口音，人非常正直。他对体育健身的认识在当时是很先进的。他的体育课抓得非常紧，他要求我们人人都必须学会游泳，否则的话不能毕业；还要求学会一种球，我选择的是网球。他要求我们每天早晨必须先跑一英里，然后再吃早饭。我读书的那段时间，大约是1929年底吧，马约翰先生率领我们清华足球队参加华北体育联合会的一次比赛，结果清华夺了冠军，令全校同学都大为振奋。

清华的文娱活动开展得更好，可以说是有声有色。我们有自己的乐队，先是军乐队，后来发展为交响乐团。军乐队的指挥，记忆中先是一位英国人，他是北京饭店还是什么单位的乐队兼职；还有一位军乐教官，叫王龙陞，他是当时北京唯一的一位职业指挥王龙海的兄弟；后来正式请了一位捷克籍的德国人，名叫Kupka，我们叫他古普克。他也在城里有兼职。我们的音乐室在大礼堂楼上，背后就是操场，那是我们练习乐器的地方。有时天太热，我们也在室外练习。

我在乐队里先是吹圆号，配合体育比赛，在操场上表演。演出时，我们都身着军服，有帽徽和绶带，精神漂亮，很出风头。第二年又让我改吹伸缩喇叭，因为我

□ 回忆录

学什么东西都学得比较快，所以乐队里缺什么，就让我练什么。乐队里的伸缩喇叭必须安排在第一排，行进时也走在第一排，很惹人注目，自己也觉得非常神气。我们乐队里有两个人吹这种喇叭。到我休学回来，又让我在交响乐团里拉大贝斯，就是超大提琴。我们的交响乐团演奏过许多名曲，包括舒伯特的交响曲。记得有一年的圣诞节，我们与燕京大学的乐团一起在协和礼堂演出，很受欢迎，连演几场，都是满座。这样的演出也卖票，挣的钱全部捐给穷人，这就是所谓的“冬赈”，算是为社会做点善事吧。

在清华，我除了参加军乐队（后来是交响乐团）的活动之外，还参加了“清华摄影学会”。这个学会组织过不少技术学习、交流的活动，还举办过摄影展览，请刘复先生、郑颖孙先生为我们评奖。我那时认识了刘复先生，没有想到，大约过了七八年以后，我也步刘先生的后尘，走上了研究实验语音学的道路；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再过几十年后，我到欧洲考察，竟然遇到了刘复先生的同窗、捷克查尔斯大学的哈拉教授，并因为这重关系得到他的关照。

文娱活动比较出名的是外文系，当时叫西洋文学系。系主任王文显先生带出来不少文娱活动积极分子，像李健吾、张骏祥、万家宝（即曹禺）等，那时都非常活跃，后来都成了戏剧界鼎鼎大名的人物。他们排演的戏剧，记得有王尔德的《少奶奶的扇子》等，女演员是一位姓刘的职员的老太太，三十多岁，很放得开，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。后来有了女生，演戏的事就多了。

在清华读书期间，1934年4月，我有

机会到日本去了一趟。当年读清华时，除了要交纳伙食费之外，还规定每学期另交10块钱。四年下来，可以积攒到80块钱。这笔钱到毕业时要返还回来，但不是退现金，而是用这笔钱资助学生外出游学。到我毕业那年，也贴出布告了，要求自愿报名，可以在西安、上海、日本等几个地方选择。那时日本政府为了收买中国学生的心，向中国青年灌输日本文化，由文部省出面邀请这样的游学旅行团赴日参观游览。参加这种活动的人在日本全境乘坐车船、住旅馆一律半价。当时不懂那么多，只是大致估算一下，有这80块钱，差不多够用了，就选择了去日本。

记得我们这个旅行团带队的是外文系一位姓钱的先生，加上他一共31人。同去的同学除中文系的之外，还有外文系、经济系的。能记得的同学有龙炳圻、顾宪良、马耸云等，还有四五位女同学，如尤淑芬、汪学熙等。

我们4月初到天津大沽口，从那里登船。记得是日本的“长城丸”号，直航日本门司港，从那里又坐了一夜火车，到了东京。那一次游了差不多半个日本，除了东京，还参观了京都、大阪、神户、长崎、横滨等地，大都是参观大学、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庙宇等，游览了奈良、岚山、宫岛、琵琶湖等名胜。4月间正是樱花盛开时节，日本人，特别是青年人，观赏樱花时那种如醉如痴的样子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

到1934年夏天，我终于从清华大学毕业。毕业前夕，学校秘书处通知我留校，在清华出版事务所工作了一段时间。此后，又在冯友兰先生的鼓舞下，离开清华，投考了史语所，开始了人生新的历程。